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我出生在黄浦江畔,一家三代都是港口人,外祖父、母亲和我都工作在上海港,我们对港口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命运与港口的建设发展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我们家的变化中,折射出上海港的巨大变化,折射出祖国的巨大变化。

外祖父是上海港木材装卸公司的一名装卸工人,当时的港口完全是人挑肩扛进行货物装卸,机械化水平很低,装卸工人工作环境艰苦,体力消耗量大,地位低下且常常出安全事故。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外祖父很早就驼背了,五十几岁就头发花白。外祖父走在摇摇晃晃的弦梯上,背上压着沉重的货物,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有时外祖父下班晚了一些,外祖母就会很担心,一直在门口等到他回来才放下心。从外祖父的身上,我看到了港口工作的艰辛和港口发展的缓慢。

母亲是“老三届”,1968 年进入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工作。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工作很繁忙,有时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脸上还有黑黑的煤炭灰,一会儿听她说是参加干部劳

三代人亲历港口巨变

动,一会儿是百人大会战,年纪轻轻的母亲挥起大铁锹,抄起煤炭来不输给任何男子汉。母亲这一代人把他们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港口事业,港口正是在这一代人的努力奉献中逐步向前发展。

港口的改革和发展,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们搬进了新公房,添置了新的电视机、录音机,还装上了电话,生活环境有了改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从外祖父身上我产生了对码头工作的惧怕,从母亲身上我看到了港口发展的希望。曾经发誓再也不会到港口工作的我,在毕业后,充满着对建设港口的向往、对港口明天的美丽憧憬,毅然决定选择了建设港口的工作岗位。

1988 年,上海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经营体制的改革,每个装卸公司实行经理责任制,装卸费率也实行了灵活的包干制,各公司的三产经营也开始了新的尝试。每个职工的收益有了明显改善,港口工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我跟在有经验的老师傅身后,学到了很多业务知识,业务技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我调动到港务局业务处工作后,眼界更开阔,繁忙的外贸进出口航线,不断拓展的美亚、欧洲航

线,迅速发展起来的集装箱运输,不断递增的装卸吞吐量,所有的这些,令人目不暇接,信心百倍,我为上海港的日益繁忙而自豪,我为有这样的工作和学习机会而高兴。

上海港从 2006 年开始年货物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一,至 2010 年年集装箱吞吐量上升为世界第一。现在上海港已成为一个综合性、多功能、现代化的大型主枢纽港,洋山深水港四期全自动化码头的建成,标志着上海港已经跻身于世界先进大港之列。上海港已经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我们新一代的港口人正信心百倍地为建成国际航运中心添砖加瓦。

我很有幸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上海港的发展,港口的发展是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以港兴,港为城用,港口的快速崛起,也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祖国发展取得进步的一个缩影,从我们家三代人的亲身经历中,看到了港口不同时期的状况,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我们是港口建设的参与者、创造者、见证者和受益者,我从心底里感叹,港口在发展,祖国在前进,我要讴歌祖国讴歌党! (龙馥 沈玲艳)

闲画世相



■《国家战略》

到 2018 年,中国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17.9%。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规划》近期至 2022 年、中期至 2035 年、远期展望至 2050 年,是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综合性、指导性文件。



■《又一景点到了》

11月底,在厦门鼓浪屿因为购物纠纷,一名“野蛮导游”竟然威胁游客“……不买东西,让你走不出岛”。一段时间以来不断有新的“野蛮导游”事件出现,究其原因,显然跟目前旅游领域行业规范、执法勤严、监管戮力有很大关系。

(鹏欣 戴继斌 图/文)



金门——一座既无旖旎的海滨风光,亦无令人心怡的人文景观的普通海岛。金门之所以出名,因 70 年前国共双方为两个前途、两种命运而爆发的那场生死大搏杀及 60 年前为宣示主权而轰然

金门游记

炸响的隆隆炮声。于是,金门岛也就成了一块有着特殊意义的战争遗存之地,成了人们对历史事件一探究竟的旅游景点。

金门岛的面积与厦门的面积相仿。东北至西南呈狭长“哑铃”形状,北部多山地,南部地势平缓,是金门岛主要的农业耕作区。围绕金门岛有一圈小岛,其中最大的叫做小金门岛。

从厦门五通码头起程坐快艇,约半个小时便可抵达金门的水头码头。一上岸我们便由金门当地的导游接团。金门导游的服务态度无可挑剔,虽国语讲得一般,毕竟同宗同源,语言交流并无大碍。

莒光楼是按闽南风格建造的一座小楼,里面主要陈列着国军在金门炮战中的“光荣战绩”。在莒光楼上,我用自

备的望远镜越过小金门岛眺望厦门的最高点——云顶岩。四十年前,我曾在服役时登上过云顶岩,站在炮击金门的指挥所大碉堡中,用二十倍的望远镜探视过金门的莒光楼和小金门那副巨大的标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人是物非,现如今小金门的标牌早已不见了踪迹。倒是厦门海岸线那面巨大的标牌依旧矗立着:“一国两制、统一中国。”

有意思的是我在金门岛上不时看到当年金门防卫司令胡璉(胡伯玉)的纪念碑和塑像。金门人有个说法,当年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如若让胡伯玉指挥,国军断断不会失败云云。胡璉将军也算命大,他是从双堆集逃脱的国民党军唯一的兵团级将领,其后又在金门岛指挥打了国军对共军唯一的一次歼灭战。为此,胡璉将军也就被台湾当局吹嘘了七十多年。其实胡先生也明白,只要他头上有那么一个瞎指挥的蒋某人,自己必定会在其它一个什么“集”的地方被毁灭。

导游谈论最多的是金门人的福利,据称金门老人满六十岁均可

每月领到相当于三千元人民币的养老金,这么一笔收入在岛上可谓不菲,能过上悠闲的生活了。望着满目的苍翠,我心头油然升起一丝惆怅:日子好过了,人的惰性也就生成了,田园荒芜,遍野的蒿草灌木,金门人不屑田间耕作了。

其实金门百姓还是比较淳朴的。在莒光楼参观时,我见小卖部有金门地图出售,五元人民币一份,我刚想掏钱买,小卖部的中年妇女跑去大门外取来三种版本的金门地图送给我并再三解释:“你们导游忘了,团队参观可送地图的。”我暗暗思忖:这也算得上是生生不息的中华传统美德吧?凭此,金门一游怕是也值了。

从水头码头向西望去,一条联通大小金门岛的跨海大桥正在建设中,望着大陆隐约可见的高楼大厦,回首金门陈旧的小楼,我不禁感慨:没有战争多好!

金门一日游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同宗、同源、同血脉的两岸百姓何时能拆除藩篱,把酒言欢共诉一家亲呢?这一天还会远吗?

(金星 蓝翔)



■枫叶似火

杨建勤 摄